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錄舉人臣秦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元年九月丙午朔詔法酒庫監官自今朝廷差人

丁未詔以霖雨罷秋讌　詔除破樞密院探請過廚錢

三千餘緡故事執政每員月支廚錢三十五千密院歲

賜添廚錢一千七百緡自元祐三年以後西府修葺及

造陳設什物冗費漸廣而厨吏數增物價有至一倍以上用度寖多遂探請至元符三年終而自林希罷政亦探請過三年前厨錢曾布欲回納上悉令除破布更欲立法令今後不得探請仍令量入為出不得支過歲額錢數歲終令承旨具有無侵支錢數聞奏仍令承旨司取索冗費看詳裁減上曰執政飲食之費不足校亦不可裁減削弱歲終亦不須奏止令中樞密院擬定修葺及行事之費皆令增一倍布自言三省主厨庫者方送大

理寺根究乾没假貸錢僅萬緡密院乃無此弊但所增物價寖高故一食之費價倍於前日自是悉立定規例無復可過為侵盗三省喜謂布曰得此約束悉可遵用遂蒙成矣

己酉中大夫知亳州林希知杭州朝請郎知汝州邢恕知應天府御史中丞安惇奏疏論希恕除授不當疏留中不出此據布録

試中書舍人趙挺之兼侍講是日三省擬周常葉棣曾旼吳伯舉為侍講而宰執各有所毁譽

唯周常為黄履力薦而無毁之者詭得之矣上令具姓名呈及是上曰除趙挺之衆愕然盖非素議所及也上曰熈寧初首選為學官衆莫敢異既退章惇謂曽布曰挺之已除講官布曰得人履亦稱善又顧布曰更有一人質甚美亦可用布曰亦聞之乃周常也先是上問布識周常否布曰臣不識之亦不知其如何上曰黄履力薦之以謂可在經筵布曰經筵乃在侍從最為親切要近之地所擢必得人望如常者衆人所未深知萬一誤

擢為可惜不若只於從官中擇人如趙挺之乃熈寧初首選為學官莫如此人為宜上矍然曰好好布又言陛下聖質睿明出於天縱於邪正善惡無不洞照若挺之知章輩非出聖意擢用無縁得進外議孰不鼓舞稱頌經筵之選尤不可輕願更留聖意布錄在八月二十九日甲辰今附此常卒為就書在九月十八日癸亥

龍圖閣待制新知杭州虞策為戸部侍郎元符三年

十月二十三日又以前戸侍權戸

温州防禦使曹評為真定路副總管樞密院初擬定與都鈐轄上特除副總管且曰先帝

待慈聖家極厚此不足惜也　詔孫杞罷右司郎中與知軍差遣之命勿行先是御史中丞安惇論杞察訪河北案舉失職故罷右司未幾杞卒於道遂有是詔十一月三日丁未鄧棐又云　權吏部尚書葉祖洽言近劉摯梁燾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仍各於元指定州軍居住伏見王珪罪惡比摯等最為暴著今罪罷輕重不侔何以慰天下公議詔王珪諸子並特勒停永不收敘　詔開封府依舊勑每歲冬月巡視京城內凍餒之人外吏部仍差待

闕小使臣同職員分地分往救濟過人口交與福田院畢據實數申户部從監察御史蔡蹈言也　詔奉議郎通判霸州侍其琮特追一官勒停坐避事出巡致北人侵入榷場人兵折橋梁等也　詔罪人應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陜西河東充廂軍曽布白上曰此漢徙人以實邊之遺法也上然之諸路經略司各二千人止

庚戌追官勒停横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編管以附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新録削去以附會司馬光

等同惡相濟也十二字　供備庫副使王棫知寧化軍棫元豐二年中為閤門祇候尋醫從高遵裕至靈州勾當公事遵裕貶棫亦降官與遠小監當遂以内殿崇班覃恩改承制致仕及邢恕言元豐末王珪問定策事於高遵裕遵裕叱其子云此朝廷事不當與議時棫亦與聞遵裕贈官棫落致仕得供備庫副使七月二十五日落致仕除官　而上諭曾布令與一郡遂除之布錄　曾布再對上又問曾旼布曰臣論之多矣上又曰章惇不喜鄧洵武兄弟布曰惇與

綰有隙衆所知然其斥恂武鄭居中葉棣吳伯舉輩則亦為公論所稱及薦引曾旼周穜輩則物論亦莫不罪之此乃天下之公議也上又曰謝文瓘如何布曰臣亦論之多矣上曰是布曰君子小人之分出天下公論多在下者以無情故也在上之人好惡各有所偏所引者皆其門下黨附之人故多不合公論如洵武穜旼輩是也臣嘗以謂君子小人名分不可易若令以小人為君子以君子為小人雖白刃鼎鑊在前亦不可奪雖君子

小人論議不同然邪正之人以義理觀之亦不難分別且如今日在朝之人若善人君子則所陳無非忠厚之論每事循理守分不為過舉若邪慝之人則惟是攻毀元祐之人不已如邢恕之人才作中丞便攻劉奉世安惇作諫議大夫便攻鄭雍以至序辰輩平日所陳不過此等事但欲以此悅朝廷為進身之計然量朝廷亦已薄矣元祐之人詆斥先帝變亂法度孰不以為可罪然貶竄亦已至矣四五年間行遣不已豈惟中外饜飫聞

聽臣竊料聖意必亦饜聞自古亦有此等事然歲月漸久則須漸寬未有愈久而治之愈急之理且紛紛如此何時當已如劉奉世已在郴州更除一散官亦無所校在嶺表者已惡地更遷徙亦無益陛下方講復先帝政事修飾治具在朝之士能為朝廷議論裨補政事分别忠邪即於朝廷為有補徒爾紛紛誠無益也臣恐向所謂宰執薦引之人皆未足用適見三省言吳伯舉乃至告稅若置之經筵豈不取笑中外上亦笑曰却告稅布

所開陳上頗諦聽之布又言臣愚直每不避喋喋葢聖問所及不敢不盡臣以為清選要地莫如經筵史院今經筵多非其人而史院尤甚無一人稱職者凡士大夫為祖考作一銘誌碑文猶須擇天下有名德之士為之以信後世先帝聖學髙明慨然大有為於天下豐功盛烈宜得名世之士為之譔述以發揚先帝志意事業以傳信不朽今乃以此輩為之何以信天下後世願更留聖意上默然

辛亥朝散郎劉拯守右司員外郎初黄履復欲置拯在言路章惇秉履奉祠亟有此除曾布謂惇曰上固嘗對林希言拯不可為言官惇笑曰此除且是矣盖謂希久以其差除為不然也　新知潤州龔原特賜五品服詔應諸州通判並罷兼管勾官令提舉司依條於幕職官内選差　京師雨久不止拱聖第六營在安上門營中水至三尺五寸遂分五都送五營寄住内批依嘉祐例特支七百諸色人五百人貟增上曽布言京師久雨

細民無以為生當有以恤之元祐中嘗賜錢而措置無術惠不及貧細今若令場務倉庫及應官局監官各就近分與坊巷令抄劄貧下人各以本局印印給帖子赴就近官局給錢如此則無濫冒之弊人吏各以本處人充量給與食錢有乞取減剋依重祿法則無敢作過者有不及者聽詣所屬陳訴則無不徧矣上從布言且曰細民誠不易兼軍營多損壞雨過便當為增修仍令内侍監督必可進築布先以賜錢恤貧乏語三省三省亦

建請章惇曰上意更欲放房錢一次翌日上語布曰已
再放房錢五十以下皆放仍放十日不妨但大姓不悅
爾此不足恤
壬子宣德郎鄒浩為右正言浩初得召對曾布謂上曰
浩雖呂嘉問所薦然衆論甚稱之元祐以太學博士為
來之邵楊畏所逐人以為寃上曰待子細詢問於是三
省呈浩元祐間所上䟽陳科舉去留之法未當因及時
事云人才所當急則云自古不乏才國用所當憂則云

君子不言利邊備所當修則云在德不在兵凡十餘事皆深中當時議論者之病衆莫不稱之遂擢授諫職已而布曰上近日差除多出聖意人情無不悅服如趙挺之侍講適又聞鄒浩諫官皆叶公議上云鄒浩亦言在上者好惡不同故人才難進布曰此言誠中今日之病大臣與陛下共天位治天職當以天下為度無所不容以天下之公論致天下之人材為朝廷用乃其職臣嘗語同列以謂古人云有德者進則朝廷尊廟堂之上身

任朝廷之事得天下之英才為朝廷用則是為我用也得天下之英才為我用則豈獨朝廷尊亦為我之尊榮也今大臣乃孜孜畏天下之士聞一人有氣節才為衆所稱則已望風疑之曰此人必與我不同必不為我用排斥詆毀必使之不得進而後已其所引者皆其門下奔走諂附之人如此等人豈有正人端士故每用一人天下莫不以為非蓋未聞有為大臣而如此畏人者上亦嘆息曰身為大臣何畏人之有既退許將竊語希曰

今日章惇不入上深毀短之且言其性分將因進說云當除以右相上深然之浩論惇當罷附年末吳敏中橋見聞錄云朱熙載言鄒志完任襄州州教授日聞襄有隱君子號先生既死久矣有一子號小先生然不能肖似也志完謁見問昔先生緒言餘論遺書皆不能道因問先生平日喜讀何書其子曰先生亦不多觀書頃嘗讀一常清靜經志完因歸借清靜經讀之忽若有得翌日就邀其子出城往拜先生之塔而作焚香頌歸來須是報師恩一炷清香塔下焚大地八風吹不動十方三世一時聞又言志完自貶所歸有謝表一語云昏昏瘴霧盡為受道之師餘不能記也叔夏言哲廟時陛對者多不能當上意者報罷高者監司寺監丞類爾獨志完一見當即時改官除正言

鄒浩奏臣聞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天地之氣交然後足

以全萬物之生君臣之情通然後足以隆四海之治臣伏覩皇帝陛下躬覽機政以来自左右輔弼之外其因職而請對因舉而賜對者悉皆從容訪問盡其所言君臣之情固已通而無間然過是以往竊慮其間不得上達尚多有之臣願陛下審察壅蔽之端推廣聽納之路使四方萬里之遠無以異於一堂之上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浩此奏無月日附初除諫官時浩又嘗奏臣伏以設官之分雖臺官主於糾劾諫官主於獻納大率皆是以言為職然

而諫官比之臺官除省曹依條合行關報事件外其餘並不預聞雖或聞之外議又緣取索諸處文字不得無由攷實難以論列臣竊見御史臺昨因奏乞在京官司被受朝旨並依元豐四年以前指揮關報本臺至元符元年八月五日奏聖旨依所奏立法施行伏望睿慈特賜詳酌令在京官司今後被受一司續降條貫及一時指揮亦依關報御史臺法關報門下中書後省諫官案所貴事得周知可以論列上副陛下虛懷聽納之意浩奏

附見從違當考八月五日并靖國元年十月十一日當考　御史中丞安惇言北京在澶州大河漲溢溺民田宅乞下本路提舉司委官抄錄被災人户速行賑濟　户部尚書吳居厚言應起發官物並委本處當職官依法審量所募官員實可委付管押者即施行仍令保明申部若有移易侵用其元募官吏令本部具因依奏裁並從之新削

丙辰朝奉大夫充秘閣校理孔平仲特落秘閣校理送吏部與合入差遣詔以平仲黨附元祐用事者非毀先

朝所建立雖罷衡州猶帶館職故有是命平仲必有言者或因看詳訴理所文字也新錄辨曰元祐賢材之盛如平仲輩皆一時之望而吏官槩誣以黨附用事者自平仲黨附以下刪去今並存之但削上察知其人五字增詔以二字三省樞密院同進呈鄜延奏苗履張守德獲級詔令走馬審驗又奏已勾保甲別無緊要事宜即立便放散初蔡卞黃履曾布皆以謂久雨收穫未畢遽此追擾殊不恤民力況邊報皆云點集往涇原而鄜延所報亦然遽此調發殊無謂上亦深患之因言呂惠卿兄弟仕宦俱不能奉法循理亦無愛

人恤物之意但狎侮相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如温卿在
東南廢法害物不可悉數詔使按劾雖送京東取勘不
過遷延會赦爾上曰升卿性分亦然衆莫不以謂誠如
聖諭升卿自云人勿犯我我兄弟直是報讐上亦駭之
上比數諭布以人物布言邪正是非莫如公議公議
出於無情故多在下如趙挺之郭知章葦進擢則人莫
不喜如序辰葦一有遷除則人實不樂蓋邪正之辨不
可變亂有守之士於分别君子小人名分雖鼎鑊在前

不可奪也

丁巳尚書省言軍人及諸色人犯罪該配而不任征役者配充合配指揮小分并老疾憑恃收贖而情不可恕者並隣州編管新無

是日蹇序辰安惇以訴理事上殿曾布言訴理事干衆人昨朝廷指揮令言有不順者具名奏中外皆以為平允但恐議論者更有所加願聖意裁察臣嘗以謂訴理之人本無可罪令刑部左右兩曹一主斷獄一主叙雪蓋自祖宗以來以至今日凡得罪

經斷鮮有不更訴雪者但一切付之刑部自有條格既前此或行或否皆自有司條上其間得雪除者比比而有元祐中用事之人當有形迹先帝之意故别置一司以張大其事若當時但如常日付之刑部則今日亦無復有此紛紛以此言之但用意造作之人為可罪訴雪者似不足深責兼人數衆多動衆失人心孰大於此者真宗踐祚有建議欲放天下欠負者真宗云先帝何以不放大臣云先帝留此以遺陛下以固結天下人心真

宗欣然從之蓋人心何可失也布又言訴理之人若於
先朝言有不順此天下之所共怒自當行法臣今日所
陳無他但願朝廷守已降詔旨勿令議論者更有所增
加爾上深然之已而聞序辰及惇所陳已紛紛矣
戊午鄜延奏乞下涇原備禦又乞留苗履統制出入詔
速發遣翌日再奏乞留亦不許十四日陳次升云云　河東奏已
築三交川堡二十三日賜名　先是詔在京權侍郎以上各奏
舉人材取旨召對既而又得旨凡被舉者悉召故日有

對者上數以詢近臣曾布言人材淑慝不可逃公論公論所在是非不可變臣每被聖問不敢不盡底裏然臣自得望清光首尾五年前後所陳不敢二三盖出於赤心也故是非之論終始未嘗敢有小變易聖意亦必洞察上欣然曰是是又有說周常六行令別見　薛昂上殿布言昂乃執政門下人衆論所不與上曰誰門下人布曰蔡卞上默然是月對者多隨才任使獨昂斥不用是月以下布錄甲戌陳瓘云哲宗謂昂俗佞已附注

紹聖四年十月二日壬午

已未吏部尚書葉祖洽言近詔侍從官各舉所知聞所舉之人名與不召者伏望並令次第延見所有去取出自一時聖斷從之蔡蹈云云已附八月二十六日辛丑或移附此雄州奏乞雇禁軍及百姓修城詔河北沿邊並準此　引進使成州團練使王湛為鄜延路都鈐轄　是日陳次升言樞密院不當不從鄜延暫留苗履統制翌日同進呈上詰其太速問何以漏泄蔡卞曰臣等亦方詰之上令分析因何得知曾布退詢院吏云曾闕門下省再對遂奏云

次升在左省緣曽闗門下省故開之耳上曰職事不同何以知且令分析仍令不得隱諱退以語三省卞頗喜曰交割郄門下省恰兩日章惇在式假卞權領也布曰若如此止是給事漏泄卞曰更好盖以范鏜駮朱服故深憾之爾已而次升分析云與范鏜讀密院劄子故知衆皆以為無罪獨卞曰中書門下兩省漏泄之禁最嚴今若以為無罪則今後漏泄俱不妨上曰此豈得無罪布曰如此亦只是范鏜有罪卞曰更無事亦須放罪布

曰放罪不妨上許之先是鐙上殿布是日再對上問鐙如何布曰鐙之初進人多疑其不正初舉呂升卿自代人以為附惇及繳趙㪚文字則正庆惇意或疑其附卞及駁朱服之命則正與卞違未問舉措是非要之不為人所使上亦深以為然布録癸丑今附此

庚申詔朝散大夫張壽特令致仕壽前知夔州例得對上察其老不任事罷之　曾布言熈寧中河東分畫地界起遣弓箭手四十二人請以五臺山寺地處之又令

僧每人給二頃童行一頃餘悉以招弓箭手詔可布自言元祐二年帥河東奏乞四十二人依舊招到人有事故者以諸寨閑田招人逐旋撥還諸寺既從一元祐六年再降旨如舊今陳敦逸以利害來陳遂得旨如元祐二年朝旨施行　涇原路落蕃兵士歸報羌人點集百五十萬欲入漢界十程打刼諸路降羌及俘虜皆言羌人大點集决趨涇原詔章楶多方措置備禦楶以書遺曾布言賊不来則已来必墮吾策中布亦謂經營已久

宜其無所不備也

辛酉御史中丞安惇言請自今開封府大理寺上殿公事不得輙乞不結案審録及不覆奏如違雖允所請其元奏官並行責罰其刑名乞下刑部大理寺立法尚書右司言應勘罪具獄乞依條差官審録若係機密即令所差官或差親近臣僚並就勘所審録仍取責不得漏泄文狀入案從之　權殿中侍御史鄧棐言呂大防有子景山見任宣義郎乞依范祖禹等諸子勒停例施行

詔大防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

壬戌皇第四女封懿寧公主　太常博士周常言國家廟室之制猶有未備士大夫喪祭之儀猶有未明願令近臣諸儒與有司考求得失詔禮部太常寺講議以聞

看詳訴理所言相州官吏失入馮言死罪計會請囑法等元祐看詳作情可矜恕除雪罪犯事皆失實有害先帝治獄用刑之意及前任相州安陽縣尉李棠新録削去李棠姓名進狀内有銷除天下之冤以名和氣之語詔元祐

除落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內李棠特勒停　又言光州司法參軍監安上門鄭俠上言謗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兄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及王斿王斿進狀內言父安國寃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於此時詔元祐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鄭俠追毀出身已來文字除名勒停依舊送英州編管永不量移王斿罷京東路轉運判官添差監衡州鹽酒稅王斿監江寧府糧料院斿責在十月二日丙子今增入　先是曾布白上臣前日

嘗言訴理事近降朝旨已為平允不可更有增加乃出
於公議實不知甥王旊亦預此事兼旊語既不婉順正
犯詔旨則臣之所陳本無他意上曰旊言不幸不得出
於此時布曰此誠可罪然元祐中臣不在京師不知旊
有此文字上曰旊是元祐二年狀布曰臣是元年二月
出上曰卿必不知布曰臣前日適有此言望賜照察上
亦然之是日許將謂布曰安中再稟旊遠近遂得旨令
與遠小處布問黄履以再稟履曰元度欲如此元度蔡

卞也翌日章惇語許將曰更增此遠小指揮盡出卞意訴理事以杭為首蓋序辰等慮布將有所開陳故塞其端云王安國獨不追改當考實錄十月二日丙子看詳訴理所言宣德郎王斿於元祐中進狀稱先臣寃抑罪名未除不幸不得出於兹時詔斿監江寧府糧料院王杭為京東運判在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詔文思院上下界監官除內臣外令工部少府監同共奏差　詔陝西河東路經略司告諭將士自今出兵漢蕃將士臨陣用命有雜功自當保奏推賞不須虛上首級即有雜功而官司抑塞不為保奏聽於經略司或

轉運提刑司訴委官究實其不為保奏及不受訴官司皆以違制坐之委走馬覺察知情與同罪不覺察亦重行黜責此用布錄刪修實錄殊不了了　秦州制勘所言已勘李公緒所陳事狀不虛又乞追王舜臣等從之公緒事始具八月二十七日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始逕原乞舜臣準備使喚　吏部言官員因朝廷直差若官司奏辟就移并合在外授差遣又再任應關陞者並許所在州投狀錄白未經關陞文字差官點對仍取家狀一本連申吏部即願赴部關陞者聽從之新削

癸亥宣德郎太常博士周常兼崇政殿說書八月四日曾布云云
朝奉郎知遂州程堂為駕部員外郎 詔故相王安石
就京師賜第百間以上陳瓘云云可考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瓘知開封
府呂嘉問言乞本府長吏到任舉推官一員許依舊法
舉通判已上人充詔許舉第二任通判已上人新削 都
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司言請應買茶及以物貨博易
而官司勾攔或抑勒者並徒二年茶價如合增减而官
司不切體訪市價行遣失時並科杖一百客旅以物貨

赴場博茶如不及擔數並許隨斤重博易若物價多茶價少許貼給物價物價少茶價多許貼給茶價内貼給錢不得過一分從之新削

甲子樞密院奏近據李忠傑畫到地圖若涇原路於天都額勒色克爾摩會囉隈等處熈河路於天都額勒色克齊訥納森東楞摩會州打繩川以来各進築得城寨即兩路邊面遂將通接但有間隙可乘即涇原路勾抽環慶路得力兵馬一萬五千人騎依上件地圖次第下手接續

進築城寨向前相迎通接邊面昨雖已畫上件地圖降付兩路即未曾指揮逐路分認進築去處詔令章楶孫路詳此照會更切講究利害及先次計會相度舉動次第聞奏如有未盡事理亦仰子細條畫奏聞朝旨候到果決舉動期日即別降朝旨勾抽環慶秦鳳將佐兵馬等應副使喚此據章楶奏議附見布錄云詔章楶孫路各相度進築天都鶻嚕及齊訥納森會州打繩川通接邊面以環慶兵助涇原秦鳳助熙河各自舉動令條畫利害及舉動次第聞奏詔諸軍犯罪事干大理寺開封府先從重罪處受理布錄

丙寅章楶奏乞孫路便道過渭州議事從之布錄　淮南兩浙路察訪孫傑言江淮荆浙等路直置發運使呂温卿違條不往泗州排綱擅減衙前重難錢不依規法改正乘船過數令吏部抑置民居作宅基假立户名容縱公人軍兵於所在及廵歴州軍違法冒借請給每一出廵逐州支借多至十餘貫石合要公案簿書等勾考取索不得温卿坐縱詭詐公違詔旨乞下有司考正其罪詔罷温卿發運使於淮南州軍聽候朝旨仍就近供答

文字如有罪不以將来赦原既而上諭曾布仍曰温卿好貨布曰温卿家兄弟多貪和卿作郎官糴米麥往邊州嘗被罰升卿等多為賈販之事此衆所知温卿之罷非自出聖斷必未肯爾東南之人少蘇息矣

丁卯詔六曹權侍郎三年磨勘著為令新削　詔梓遂州各增置武寧一指揮此用遂寧府編錄冊修改　户部尚書吴居厚言公人被差勾當及隨官員不得借請糴錢物若官員容縱及勘給官司各杖一百内發運司公人仍勒停所

借數多計贓重者坐贓論即官爲判狀或指揮違法借
兑者以違制論已上並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内勾當急
速公事者仍不得乘船從之
戊辰河東路經略司言神泉寨築堡三交川嶺畢工乞
賜名詔以三交堡爲名十三日築
巳巳許將乞罷政不許先是凡經訴理者皆改正而將
亦在其間故求去以固留之乃已
辛未太學博士吳師禮言乞每歲申命近臣博求踈遠

之士俾得進見以觀其志之所嚮器而用之將見異材輩出無異熈寧元豐之盛時天下幸甚詔每歲令中中書省取旨遂除師禮正字崇寧五年五月有師禮傳杭州人實錄師禮除正字在二十一日今附此

壬申熈河蘭會路經略司言修築扎實嘉裕勒畢詔以通會堡為名 皇城使威州刺史賈嵒除正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權管勾馬軍司事 左朝議大夫都官員外郎張公庠知晉州

癸酉看詳訴理所言開封府府司官胡宗師等承勘周師立整會章喻賣田公事不當周之道傅逵增飾并撰造語言及取勘虛妄又祁定州官頓起等違條差禁軍防送元祐元年並作情理可矜恕任公裕進狀内有刑部一槩以特旨遂稱難議施行以此排天下之幽冤使不得伸理國子司業朱服監丞葉祖洽主簿王元承準朝旨主簿專典簿書各於監視錢庫開閉收支互相違戾各特降一官葉祖洽仍罰金二十斤元祐並特除落

今看詳訴理不當詔朝散大夫權刑部侍郎周之道朝請大夫權發運副使任公裕各特降一官任公裕改充發運判官元祐年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太學直講王沇之等受贓請囑陞補生員除雪不當詔元祐年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鄒浩論任公裕云云

甲戌上批在内諸門出入如因人請納官物呈報公事投送文字并御厨翰林儀鸞司非次祗應聽於近便門出入若不依所定門户出入者並以闌入論應差辦人

物入皇城內應奉者並前一日具職次姓名人物數合經由門報皇城司除軍器頭及外其依令合入及投送文書請納官物論在內諸司差人將帶頭及火燭往來別地分祗應每前一日具姓名數及經歷處所關皇城司新無

朝散郎管勾玉隆觀孔武仲卒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元年冬十月乙亥朔三省言近水灌解池鹽數少損慮民間闕用河中府解州小池鹽商華等州私土鹽階州石鹽通遠軍岷州官井鹽並聽與解鹽於陜西路出賣又言解州鹽池為水所衝注知州劉𦍙通判劉公

明並放罷令取劾聞奏乞不以將來赦原並從之明年正月二十六日差官致祭

雄州奏契丹新置魏州欲徙上等戶二千以實之宰相王師儒以為不可力諫不從退而自刺其腹賴左右救止微傷而已遼主遽從其言仍賜壓驚錢三千緡加三官丙子曾布白上此事虛實雖未可知然能以愛民為心強諫如此而遼主聽納又賜金加官君臣之際即在中國亦所難得也上黙然 詔諸路新附蕃官逐官逐

月各特支與月糧借職以下依下班殿侍例奉職以上至供奉官依茶酒班殿侍例候轉至崇班日住支　樞密院言淺井瓦和市進築城寨比之自齊訥納森橫水瀾東楞厚進築與涇原路自盪羌進築[illegible]厚魯嶺勒色克一帶相迎通接邊面即是迂直遲速并費用錢糧兵馬事力大段相遠遂降指揮令章楶孫路相度兩路各自天都及齊訥納森以來進築城寨通接邊面令議者或謂不先築淺井則諸處川谷賊馬來路不一即未委兩路

依前降指揮去處併力進築之際更有無賊馬來路可以入近裏作過朝廷於合進築之處亦無固必全責在兩路帥臣詔令章楶孫路詳已降朝旨及今來所問事理子細體問的確利害公共講議兩路進築次第如合依先降朝旨施行即合至甚時計會勾抽環慶秦鳳路兵馬各行次第進築畫一條析的確利害結罪保明聞奏章楶奏議載此今撮取附見　曾布言張行李深皆力陳不築淺井則天都齊訥納森皆未可進築且以謂邊人之言莫不

爾而帥臣以鍾傳被責不敢奏雖未可盡信然亦不可不究其說欲下兩帥相度而章惇堅以為不足問又出張詢書云不足議上以布言為是遂降此詔　又詔秦鳳支修城保甲雇錢諸路準此　涇原奏新歸漢供奉官以下支殿侍月俸從之

丁丑左司員外郎曾旼等言謹按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又肆師之職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

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故先儒之說以為實柴所祀者無玉槱燎所祀者無幣按太常令式衆星三百六十位皆不用幣蓋出於槱燎無幣之義然臣等考於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幣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所祀非無玉矣則槱燎無幣恐或未然乞下有司考求以上副陛下稱秩百神之意禮部與太常寺看詳按王涇郊祀録凡禮神之幣五星以下各隨方色一丈八尺又國朝祀儀小祀皆用幣惟親祠儀自天皇大帝而下皆為從祀幣曰

以赤月以白五帝及内宫已下各從方色並長一丈八尺獨内壝之外衆星三百六十位不載用幣之文今乞從所請並隨其方色用幣又言伏考典禮以氣臭事神自周人始至於近世易之以香謹按先儒何佟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前代祀志實存其說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竊恐於義未盡禮部與太常寺看詳内壝之外衆星三百

六十位欲比附壝内從祀神位每陛各設香爐一座每座用濕香四兩又言郊壇分獻官祀官賛者凡二百餘人皆立於小次之後每有升降多出御前往来紛然不至嚴肅乞下講求著為定制禮部與太常寺看詳元豐郊禮設分獻官於内壝東門外公卿之後重行西向北上立皇帝至位再拜並隨拜降神樂止又隨拜皇帝将奠祀帝之幣禮生各引分獻官奉玉幣升壇奠於上下諸神位訖各引復位初亞獻将升禮生分引諸獻官俱

詣罍洗各由其陛奠訖俱還位茲乃舉行舊典已得允當至元祐中止為皇帝升壇賛者引分獻官等往來不至肅静遂著先期升壇之制顯於禮意未安今欲依元豐舊儀著為定制從之先期升壇之制是何年所定當考禮部言詳定郊壇衆星合用香幣及罷分獻官先期升壇復元豐舊儀從之實録先書禮部言詳定郊壇衆星用香幣等乞依元豐舊制又書左司員外郎曾旼等云云至從之又書復先帝舊儀也按禮部詳定凡三事衆星用香幣二事也罷分獻官先升壇依元豐舊儀三事也實録蓋漏第三事今改云禮部詳定郊壇衆星合用香幣及分獻官先期升壇復元豐舊儀從之既總見其事則

曾旼等所陳自合削者姑存之

詔內中玉虛殿自先後依靈鼇殿欽
天壇每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皇
帝本命興龍節正旦端午下合屬處修寫表本前二日
差使臣供納曾布元符三年日錄云二月辛酉上諭云禁中修造華飾太過牆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又作玉虛華麗尤甚又云仁宗作一寶座議以為華麗遂置之相國寺今非其比外人何以知鄒浩亦嘗論列余云禁中地窄玉虛誠不須作其他亦多不知但曾從駕至北郊宣入賜茶次日大行諭云昨日晝見北郊宮殿只是綵繪比他處精好外面人言使了多少金也上云然賜茶處是後殿前殿後有流盃曲水及亭榭無非金翠亦與首飾一般鄒浩敢言無所不論須召還余且再三稱贊

宣德郎左膚

為監察御史從中丞安惇薦也

戊寅禮部言先準樞密院劄子元符元年夏國歷日更不給賜詔更不給賜仍候邊事了日取旨　鄜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將兵入界或受降或戰殺全繫兵將官臨時處分若於陣前生降到人户不優為推恩即恐他日討蕩之時不肯全活刼致族帳盡為仇敵不肯歸降欲乞將出界陣前生擄到人户除全活老小婦女依紹

聖四年正月一日朝旨每名支絹十匹外仍每五人理

一級轉資更不支加賜其生降到壯人每名依斬獲例推恩其差人招到人户歸漢先通耗用兵馬於界首等接只依招納勑施行從之諸路準此紹聖四年正月一日朝旨不見在本月日蓋朝旨不入長編紹聖三年十一月九日乙未曾布云云可考

己卯鄜延路經畧使吕惠卿言令統制官劉安張誠領兵出界討蕩斬獲首級脅降到人户口詔惠卿以下等第賜銀合茶藥應出界軍兵賜錢有差其得功將士等令本司審察實狀保明以聞吕惠卿家傳九月遣鈐轄劉安以第四將都監張誠

以第三將第五將第六將第七將出塞二十三日安至梁聖臺敗賊帥布沁斬首三百餘級招降六百餘人二十四日誠至白地大破威明䶮濟特沙克五千餘騎追北至練州城斬首千餘級獲其兵仗馬牛以萬計既還安復以精銳千八百騎出討田氏家流斬首千六百四十九級誠亦部諸將至朗戩泊斬首七百級是時賊以重兵冠涇原後得降者言賊兵聞安等討蕩不復有鬬志遂解平夏之圍朝廷以為有牽制之實賜銀三百兩絹三百匹仍降敕書奬諭

又詔鄜延路走馬承受尹澤高陽關路承受劉諶並罷令吏部別選差人替布錄初七初八當考澤乞展平戎寨上云極常才并諶罷之

是日西賊圍平夏城凡十三日乃退此據章楶元符二年二月十日保明第十一副將冠士元能出詭計使賊驚疑乞加優賞狀增入其詳具二十五日宣和

元年九月二日詔吉涇原㢘訪王孝傑奏第十將郭成固守賊退又追擊破之

庚辰大理寺言察訪司應州縣事若非當路別無察舉事者聽不遍到已經監司若專置總領官司而行遣未當或失於察舉者聽察舉事小者牒本司改正大者以聞涉情獘者申尚書省委鄰路官推治鄰路係本察訪路分者聽直牒内係命官仍具奏聞從之　是日三省院同進呈張詢奏已指揮王贍等更不結約西蕃首領攻轄正各令安静守疆界衆曰如此即前日舉措非矣

魯布又言自邊事以來臣即言方與西羌為仇契丹青唐不可令有生事一方小驚即力無以支兼邊事當速為收斂之計北敵自元昊犯塞便親幸燕京移兵近邊以相恐動今雖未敢便爾若見西夏有窮蹙滅亡之形其勢必動臣故欲修葺熈河涇原籬落歲月間便圖休息即彼無釁可動何可更自生事若但青唐有警則邊事已狼狽矣張詢此舉可罷上深然之令留侯八月二十七日已差孫路知熈州明年三月二十二日責

辛巳三省言吏工部狀將作監言簿二員乞將先到任一員就改充勾當公事官候成資替罷從之仍令後令本監舉京朝官一員充　戶部侍郎虞策等言諸路役法衙規已推行成緒若更逐一申請降旨施行顯見煩欲並依元豐舊法提舉司申役人名額及雇食紙筆等錢并衙前優重合增損及改更事件戶部相度指揮訖每季奏知如事體稍大即具奏裁從之新無　詔令後諸路走馬承受使臣闕將吏部選到人勾赴樞密院再

行銓量每路選使臣二人令入内内侍省引見取旨定差一名并初八初五紹聖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申密院云云可考

壬午朝奉大夫王祖道為户部員外郎仍令閤門引見上殿祖道福州人大觀二年十月有考 諸王府翊善朱紱為都官員外郎 樞密院言西賊點集大兵在涇原近邊盤泊日久未見出没慮却於別路作過詔陝西河東路經畧司精加探候過作提備鄰路除依條策應牽制外如賊馬於秦鳳路作過即仰熈河涇原相度賊形選差兵將擇

利乘便或攻其左右或擊其後軍探伺老小輜重用精兵掩擊務令西賊有反顧之憂不能深入久留肆為邊患毋得畏避觀望及輕易舉動如賊馬入别路其鄰路並依此其或稽遲定行典憲布録辛已同呈邊報涇原自三月報九月二十五日

落蕃軍人逃歸言自軍前來羌人點兵百五十萬在天都北去盪羌寨止五十里至二十九日奏尚未動殊不知其所謂或云國中亂各誅殺首領或疑其見形於涇原而出他路不備之處或疑其困敝不能舉動然皆未得其情實也上亦深疑之數以此詢問遂降旨令諸路嚴備及擊其左右或攻其後軍丙戌同呈涇原報羌兵犯塞自九月探報云點集大兵已而落蕃兵士亡歸云二十五日聚兵百五十萬距盪羌五十里屯聚凡旬日

乃動圍閉盪羌通峽平夏靈平高平九羊六城寨約三十萬渭帥章楶以書來云賊不來則已來必墮吾計中因具呈於上云帥臣敢自任以此賊必不能為也二十五日己亥賞功

詔自今吏部已申選到走馬承受使臣後續有員闕其前闕退下之人亦聽再選并初七初五日

詳定一司勑令所言鰥寡孤獨貧乏不得自存者知州通判縣令佐驗實官為居養之疾病者仍給醫藥監司所至檢察閱視應居養者以户絶屋居無户絶以官屋居之及以户絶財産給其費不限月分依乞丐法給米豆闕若不足者以常平息錢充已

居養而能自存者罷從之

癸未詔會聖宮臣僚塑像並除毀　諸王府侍講傅楫為諸王府翊善記室參軍何執中為諸王府侍講廣陵郡王院教授徐勣為諸王府記室參軍秘閣校理知刑州韓治提點京西路刑獄

乙酉陝西轉運司勾當公事孫虞丁言準勑駕幸睿成宮先朝宮官逐家各賜銀絹共三百匹兩伏念先臣思恭比諸臣歷年最久臣願回納所賜銀絹乞依王陶等

近例於南京管下賜撥空閑寺院一所移充先臣看墳寺依例二年撥於童行一名詔不許回納支賜特令依例就近指定寺院一所每三年撥放童行一名　樞密院奏累據探報西賊在涇原近邉盤泊日久未見出没若地未凍以前已見兵馬退散次第即涇原路可以乘此間隙於額色勒克進築堡子詔令章楶孫路詳此速行相度如委是兵馬已退地土未凍及相度事力可以舉動即依此各行進築如合要鄰路兵馬添助出入即

涇原於環慶路勾抽兵一萬人馬内三千騎應副餘依前後已得指揮仍先具相度可與不可舉動事狀聞奏章楶奏議有此今擬取附見布錄云詔章楶孫路於地未凍前後築城寨

丙戌熈河奏星多楚清歸漢携家四十餘口所携冠服器玩鞍韉與羌不同云為西界御史中丞官在宰相樞密之下父哩丁死姪貝中代為統軍楚清官雖髙不得統人馬故來歸所携生金二百兩餘物稱是有綉龍帳之類布錄丙戌詔熈河差兵官使臣押星多楚清赴闕布錄癸巳

令并中

丁亥户部侍郎虞策言先朝立市易法本意甚美其本務官吏敢有違戾者乞從户部奏劾及御史臺覺察彈奏從之　御史中丞安惇言淮南兩浙察訪司按察吕温卿託江都知縣吕振買部民宅基等事臣曾論奏選官鞫治至今未蒙指揮詔朝請郎曾鎮往揚州置司推勘　宣教郎張巨為正字　熈河蘭會路經畧司言歸附大首領乞優加職任詔吕永信為甘州團練使凉州

一帶蕃部都廵檢鈐轄仍候引見日賜牌印對衣金帶鞍轡馬妻琳沁格封會寧郡君仍候引見日賜冠帔男楚清為西頭供奉官仍賜名良嗣蘓沁定瑪為供備庫副使卓羅右廂一帶蕃部廵檢此事實録所記殊不詳青唐隴右録亦無之據曾布日録呂永信乃星多楚清也布曰熈河奏星多楚清官雖高不得統人馬故來歸所携生金二百兩餘物稱是有綉龍帳之類乞優補名目得旨除甘州團練使右廂卓羅一帶都廵檢使與實録稍不同當考

環慶奏遣种朴策應涇原布録丁亥

戊子詔秦鳳趣遣兵將策應涇原布録戊子奉議郎權知

陝州馬城降為通直郎以元祐間嘗言元豐傅致鍛鍊
抑就深刑故有是責鄒浩云云　看詳訴理有言元祐臣僚
上言乞展訴理所日限所貴銜寃之人皆得洗雪可以
推廣聖恩感召和氣按所言於先朝不順詔王覿特責
授鼎州團練副使澧州安置　戶部言應獲到私末茶
并伴和如不獲元犯人請並依私臘茶獲犯人法估價
給償内伴和茶合毀棄者每斤如有獲到拋棄隨行之
物準折充賞剩數即納官無或不足即候獲犯人日追

理還官從之　工部言金水若河道蓋閘處擅開掘或安置重物者各杖八十即偷引河水私用者許人告及地分軍巡人看管人逋獲每名支賞錢三貫並以犯事人家財充從之

庚寅詔開封府奏裁公事有例依舊貼例

辛卯詔端王佶莘王俣充南郊大禮亞獻終獻官　姚麟乞建墳寺詔賜額曰顯忠以其祖嘗開邊特許之餘人不得援例　新鄜延路經畧司勾當公事蔡碩令吏

部改差充陳州駐泊都監從碩兄確妻孫氏之請也九月甲戌曾布云云可考初欲求在京差遣上問曾布碩如何布曰此人罪狀不虛方蔡確盛時實作過昨以無叙法特與右職此請不足從然碩言章惇掩確定策功抑之又云確定策時首令碩諭惇非惇首議上曰此是否布曰此事非衆人所知也布録九月甲戌日有此所云章惇掩確定策功此必有意當考既改差衆皆言碩在元豐中作過奉養甚厚章惇曰於法不當叙官故特與右職布曰其他不足問至今家富於財何從得此其作過可知也降授滎州刺史鄧州總管孟在提舉崇福宮

於京西路州軍任便居住從其請也　呂惠卿奏遣男

濰齎九寨圖乞上殿代臣面陳利害詔令朝見投進布錄

辛卯

詔通行京東河北鹽入解鹽地分指揮方下小民

未知請引其大理寺見根勘犯鹽公事並特放自今並

須依近降指揮經官出引販賣　內殿崇班向宗夔為

閤門祗候

壬辰三省考試所試宗室藝業合格者八人詔各遷秩

內士暕仍賜進士出身　吏部言以職任應舉官而被

旨召赴闕者候還任方許奏舉從之　涇原奏賊攻平夏甚急熈河奏已遣王愍往右廂牽制布錄二十五日涇原賜銀絹二十八日愍落軍職

癸巳詔三省守闕守當官出職依樞密院守闕貼房出職法施行　詔環慶路添差準備大小使臣十人從胡宗回奏請也布錄　太僕卿趙令鑠言太僕寺充使奴祖錢出牓稽滯已送大理寺根究及蒙劾問知事連奴僕由臣淺暗察訪不至致干吏議尚攝寺卿實不遑處乞

除外任別俟投竄詔令鑠知光州令鑠與趙屼對移已見八月九日此不當

稱太僕卿當云鴻臚卿實録誤也趙令鑠墓碑子湝作
云令鑠知潁州召還再領太僕辭曰僕馬之政朝廷武
備狀息在乎得人臣承之累歲僅逃曠默難以再當驅
策所降閤門告敕未敢祗受不報到闕遂就職自來諸
路監狀祖緡歲諧於外朝旨許人便兌以輸太府寺司
契勘先出牓召客人洺州有錢二百餘萬未牓間客宋
其願入納在京出洺州謂令鑠受狀書圓付案而寺丞
疑主者未嘗有牓客從何知之申乞究治令鑠判送大
理寺值連謁告假在寺官未即遣主吏飛語達樞府下
大理推見火情奏上而密院再取旨以為未盡乞重審
鞫遂逮幼稚僕廝輩求庇甚密乃從令鑠鴻臚尋知光
州未行而獄具押狀方在案別無他偽冒奪兩官降朝
請大夫知廣濟軍初獄詞辨問目至令鑠曰天子不以
小官之不肖俾踐敭寺省位列卿矣得罪有司其可以

吏身對吏半準問悉承之人以為非辜元符二年冬十一月二日令鑠廣濟軍仍降三官小吏等次第編配

太學録鄧琓言乞選官刋正五經論語孟子音義詔三經新義與舊音不同者令本經講官編纂音義　樞密院言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東南路非將副駐劄并差出屯泊處軍馬最少處從本將申帥司選委兵官一員兼管訓練官闕或假故即牒本處兵官兼權無兵官牒兼兵官權將副闕或假故出廵並準此仍申尚司開封府申提舉將兵所從之

甲午責授昭州别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

乙未詔武官試換文資吏部依元豐試法重修以聞從吏部侍郎黄裳請也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元符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詔秦鳳環慶所差策應涇原人馬太少令具析奏聞仍多方救援以牽制賊勢布録乙未　熙河奏王贍言得蕃書云星多貝中有歸漢意令經畧司多方招誘撫納布録

丁酉詔河北京東路州縣有漕黄河漲水渰溺人户田廬多致失所遣工部員外郎梁鑄體量應合賑恤并體

訪見今河勢利害以聞九月七日安惇建請差官　三省言看詳訴理所奏公案内陳述於先朝不順者具職位姓名聞奏本所除已節次貼説外令來照得有進狀内語言止係稱美元祐置訴理事未審合與不合聞奏詔語言過當者貼説又奏夔州路提舉閻令被制推勘王光祖擅便不行追攝取勘特追兩官勒停元祐除落顯屬不當詔朝奉大夫權陝西路轉運使閻令降為朝請郎其元祐指揮勿行鄒浩云云　權殿中侍御史鄧棐言新除京東路

轉運判官秦定頃緣姪觀與蘇軾蘇轍厚善遂權監司

乞罷新命詔定知濠州

己亥詔朝散郎汪衍瀛州防禦推官余爽並除名勒停

永不收叙衍送昭州爽送封州編管仍備坐本人所上

書行出先是蔡京薦爽上殿章惇惡之其言爽及衍元

豐末各上書詆訕先朝爽又元祐中曾上書乞宣仁歸

政險詐反覆故有是命布録壬辰章惇留身甚久布再對上問余爽何人布曰臣與之

厎葛然其人無行檢衆所共知亦聞蔡卞擧上殿其人

亦精爽但姦險無取恐不可進擢蓋惇攻之也卞又布

録癸巳三省以章惇家所收余與元祐中上書詆訾先朝並永康軍通判汪衍亦然並勒停永不收叙上諭余與已勒停章惇欲編管且已又蔡卞云曾上執政詩卿必有之可進取來余云詩中極稱熙寧元豐紹聖政事以謂異人間出所行政事皆詩書之所未聞近古之所未有廟堂故老皆閉夫伊周畢召之徒與元祐中所上書殊相反也上亦哂之又乙未呈與詩上益哂之又令布於章惇處借與書看十一月乙巳又有余與事

樞密院言涇原路經畧司章楶奏西賊犯塞從靈平寨分布人馬數十里間約三十萬專意攻平夏城凡十三日逐處將寨官曉夕捍禦遂保無虞詔章楶特除龍圖閣學士左中散大夫賜茶藥及銀絹一千匹兩又詔平

夏城將官皇城使康州團練使郭成為東上閤門使雄州防禦使陞充權本路鈐轄其餘知城以下大小使臣及漢蕃將校士卒等並仰經畧司疾速審按守城次第據功狀高下分作等第保明以聞章楶奏傳云十月夏主與其母自將兵數十萬圍平夏城晝夜疾攻自己卯至壬辰凡十四日城守益堅冦力造高車號曰對壘俯其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之冦大潰一夕皆遁戎母慙哭裂面而還捷奏至帝嘉歎拜楶龍圖閣學士左中散大夫遣中使勞以璽書加賜銀絹各千對衣金帶銀鞍名馬曾布日録丙戌同呈涇原報羌兵犯塞自九月探報云點集大兵已而落蕃兵士亡歸云二十五日聚兵百五十萬距盪羌五十里屯聚凡旬日乃動圍閉盪

羌通峽平夏靈平髙平九羊六城寨約三四十萬壬辰涇原奏賊攻平夏甚急丙申得章楶咨目報賊攻平夏未已然將佐皆極一路之選可亡慮又以書抵章惇亦云必保無虞恐上憂勞以此奏知丁酉進呈楶書及咨目己亥涇原奏西賊自十七日酉時退至十八日皆遁去攻平夏十四日填平遠壕又於裏壕壘道路數處直薄城穿數穴皆可容數人又為雲梯洞子百種為攻具然城中捍禦有方終不能破羌人中矢石者數千傷者倍之冀官兵出戰而緫管王恩等按兵不動野中芻糧孳畜收拾無遺賊一無所得日久糧盡遂遁歸城寨官兵一無所損他寨雖不被攻然圍繞殆遍將佐皆開門延敵時出挑戰夜以輕兵刼寨賊頗驚擾皆可嘉也章楶遷左中散大夫平夏將兵郭成遷東上閤門使遥防鈐轄知城以下令速第功狀聞奏楶賜銀絹各一千乃降奬詔郭成各三百餘二百一百五十一百及五十凡四等又銀合茶藥有差士卒自二十匹至十匹凡三等

老小婦女涇城上役使者五匹

河東經畧司言統制官張世永等統領將兵入西界牽制到白土川遇賊戰鬬斬獲五百餘級涇原路經畧司言賊兵已退其戰守漢蕃士卒及並邊人户為賊燒蕩屋舍殺擄人口焚掠糧食之家望加賞勞詔各賜錢絹有差其環慶秦鳳策應軍兵等及捍賊有勞之人亦如之嘗被燒蕩屋舍殺掠人口燒廢斛斗蹂踐田苗者仍給口食鄜成賜銀絹三百匹兩知城以下等第支賜十八日兩路奏云云舊録云河東經畧司言云云上英武赫然收復境土羌人

震恐不敢爭至是大入失利而去西夏於是衰弱横山之地列置城寨矣新録辨曰既云羌人震恐不敢爭繼言至是大入是敢也今删去

立廵教使臣罰格先是承旨司傳宣枓校捧日將校以旬閲事藝不及一分廵教使臣衝替仍令密院增將校教頭刑名鲁布既上罰格因言先朝廵閲諸軍但推恩而已事藝不應法即管軍行遣昨因宋球申請方立法令若更增刑名恐動衆不便上矍然從之布曰祖宗以來御將士常使恩歸人主威令在管軍令則反此乃管軍失職凡申嚴軍政豈待朝廷立法

而後施行臣亦當更以此意戒之上深以為然布又言臣有所聞不敢不盡前日捧日被決責者多聞舉營皆哭及聞長日祗候以喝箭滿被決莫不震恐馬射稍不如法便拽下上曰不滿却喝滿布曰固知有罪然乞便寛假上亦以為然　樞密院奏西賊已經點集將來必有舉動合豫行經畫進築事件詔將來進築城寨合用粮草樓櫓材植及應干板築之具并防守器械什物等並仰章楶豫行經畫計置百色足備才候春暖有機會

可乘即依近降朝旨計會熈河路各勾抽環慶秦鳳兩路兵馬及時進築施行不致臨時稍有闕誤仍先具已經畫計置次第事狀聞奏章楶奏議載此今掇取附入

庚子詔陝西河東勿以西賊遁去便弛邊備須過為捍禦緩急闕誤重行典憲此據布錄

涇原奏西賊再以輕騎犯乾興天聖寨地分尋奏已退回布錄庚子

中書省言元祐元年正月起居舍人邢恕上書言熈寧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臣時得召對先帝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

短惠卿之姦卒見攄嫉又言太皇太后躬親聽斷並用忠良全去奬蠹臣於此時首蒙擢為右司員外郎職為宰相屬官與聞政事臣自以為千載之一時又言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光呂公著一等詔邢恕特降授承議郎知南安軍恕始罷中丞以本官知汝州四月十四日五月改知應天府九月四日章惇恐恕復用乃檢出恕元祐初所上書白上曰邢恕除蔡確一事外無事不同元祐特責之恕所上書具載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詔涇原路平夏城置

道觀一所以靈祐為名賜田三頃歲度童行一名　集賢殿修撰權知秦州陸師閔言先朝茶法今已復舊乞許解罷曾布言師閔計歲月來年當除職臣嘗謂邊帥不須屢易不若除一待制使之安職上曰先朝任之已久若先帝在御作待制久矣遂除寶文閣待制　專切措置鐵冶鑄錢監事呂潛言應緣鐵冶事乞並行倉法從之

辛丑太常寺言大樂令葉防言祭天地無徹豆之樂乞

添選樂章詔學士院修撰　詔陝西河東路經畧司準備差使使臣並三年為任新削

壬寅三省言太學補試所考到建州右司理參軍龐㽂婺州東陽縣尉謝大方試學官中程詔並為州學教授

新削

三省言臣僚奏糾察在京刑獄凡見勘案情并經奏斷案皆許取索昨開封府避見御史臺點檢斷案情乃引刑察上案勑條凡見勘案情并經奏斷案非緣詞訟不得取索奏請施行在京刑獄隸刑察下案甚衆其

勑令自爲一司今獨開封府不用此令詔御史臺刑察上下案取索文字並依舊條　涇原奏已就留王恩等兵馬修築平夏城壁等布錄壬寅　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言副都總管王愍統領將兵徑趨卓羅右廂以東攻討以牽涇原賊勢到罷沙會遇賊不知數前來迎敵愍躬率將士奮擊大破賊衆斬首千三百餘級內一級係偽旺羅駙馬頭俘三百餘人牛馬羊駞二萬五千餘數百里族帳蓄積燒毀殆盡詔應出界軍兵賜錢有差其得功

將士等仰經畧司審察功狀保明以聞既而經畧司言
愍討賊止及羅薩爾不能深入破蕩巢穴詔愍特落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依舊吉州刺史充熙河蘭會副總管
尋又降充都鈐轄落正任十八日熙河奏遣愍二十九日落軍職令并此落正任降鈐轄曾布日録愍落正任在十一月二日今亦附此 詔諸路走馬承受使臣應
合遵守條貫及被受機密朝旨非專下本官者仰取索
編類各抄録成冊於本司密収照用内機密冊委使臣
置櫃躬親封鏁其行遣案檢亦置庫架閣其編類到條

貫及機密朝旨各抄録一本具委無漏落狀申納樞密院仍今後應被受條貫及朝旨並行遣案檢亦依此接續抄上架閣除朝廷專下本官及已見奏報文字外並不許帶行

癸卯三省言檢會元祐間密州管内觀察使駙馬都尉張敦禮奏近者陛下斷自聖心退宰臣蔡確進司馬光為上相以臣言之事有五得等事伏望特賜省察制曰事上之節在知分守之所宜馭臣之方不以近貴而撓

法敢奸公義其正明刑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檢校司
空持節鄧州諸軍事鄧州刺史駙馬都尉張敦禮選自
先朝幸備戚里荐蒙休寵躐進美官項在垂簾之初當
深送往之慕而乃忘德犯分醜正朋邪密上封章顯詆
前列引譽罪首謂當襃崇欲其黨儔盡見収用獻謀若
此措意謂何深惟厥愆宜寘之理尚念連姻之近特寛
遠服之投貶秩居家益自循省可特降授左千牛衛大
將軍駙馬都尉特免安置仍勒住朝參祐聖邸報載敦禮書極詳今但

從實録布録十一月乙巳朔云王猷可瀘州再任與轉官上諭猷可元祐中亦有章疏先是章惇進呈余爽書乃出於其家人頗疑之上遂搜閲於禁中得真本禁中得其乞還政書然宣仁六月巳服藥爽七月十三日乞復辟九月三日升遐矣故不能救前貶上因檢尋余爽文字遂見王師約張敦禮所上書已而兩人皆貶上又言周昂李許輩亦皆有書又言許附陳衍可罷閤職及進呈乃云事狀不明且已而周昂輩文字亦不出可以知聖意之仁厚也然自爽事後迄今紛紛未已而序辰及中司又數以訴理事文致緣飾乞施行然上意終緩故被禍害亦鮮但羣小凶熖未肯収斂爾余爽責在於二十五日

鄜延路都鈐轄王湛為澧州總管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自涇原改澧州當考曾布録癸卯再對罷王湛鄜延都鈐轄除冀州總管

詔賜建州武夷山沖祐觀良田十頃

詔

朝請郎秘閣校理權知潞州歐陽棐落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以元祐權臣迷國之際棐朋附大姦每希進用故有是責

畢仲游作歐陽棐傳云會章公子厚入相叔弼甫數請外乃以朝散郎秘閣校理知襄州有觀泰者曾公子宣衛國夫人之兄也居襄二十年倚子宣之重以傳食於漢南雖為布衣州郡以倅貳之禮接之猶慊不懌多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前後無復誰何者於是以州門之東偏樓店官廢址為天荒而請之上下彌縫為成書然後示叔弼甫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可請乎卻之州官上下更謂叔弼甫曰泰橫於漢南日久未易裁也彼請地而遲與之且不可況終卻之乎叔弼甫曰天荒在野泰請之地州門之左以門左之地為天荒售人非政也憚泰而誣天荒之令非法也泰聞之怒訴於轉運司下其訴於州叔弼

甫終持不與秦由是譖叔弼甫於子宣矣襄罷以朝請郎知潞州路又罷乃以校理還吏選繼降官二等元符二年七月癸未罪以朝請為吏部郎

秦鳳路走馬承受鄭揖言乞自今本路兵馬出界別路萬人以上走馬承受一員隨軍照管本路人馬從之環慶路準此　河東轉運司言體量到本路州軍為經畧司科定買馬匹數多於人户名下配買至昭德軍出給公據令人户往陝西買馬并抑勒市户結攬軍馬中官狀詔河東路知州通判職官降官展年限罰銅有差凡降官並展兩期敘實録載責降人姓名極詳今從

新録

殿前司言虎翼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榮州刺史崔吉病假滿百日不願致仕合補支郡本城馬步軍都指揮使詔為係神宗皇帝隨龍特依例與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頭仍依舊遥郡刺史　御史臺言按元豐法諸赴宴慶賀宣制拜表奉慰行香集議若臨時有急速公事或上殿守宿趂赴不及并本處有條免赴者並報御史臺元祐法應免者不報乞依元豐法從之　又言詳定一司勑令所奏按元符元年九月勑府界諸路場務

抵當折納田宅更不出賣並召人賃佃竊詳承買場務所供抵當自熙寧元豐以來立法各是出賣以補填不足之數然猶有出賣不及元祐數者以至檢估官吏備償之法其檢估官吏尚或繆增估置今若不行出賣盡令佃賃委有未便伏乞改正從之新無

甲辰詔曹國長公主將來大禮合得骨肉恩澤特許回授與本宅入位使臣何伯通張協各轉一官　右正言鄒浩奏伏見紹聖以來言官緣論事不當責降差遣者

久未牽復竊恐中人以下因此以言爲戒今來大禮澤及萬方無物不荷至恩所有紹聖以來責降言官亦望聖慈詳酌情理牽復施行不惟可見公朝未嘗以言廢人抑足以作天下敢言之氣此浩奏藁稱是元符元年十月分所進今附月末十一月二十日赦文可考

浩又言伏聞臣寮上言乞於詩書周禮三經義中出題試舉人蒙指揮下合屬去處勘當以爲可行臣竊謂三經之指久爲注疏所汨自王安石父子奉詔訓釋以示天下而學者知適所從蓋二十餘年矣其

有功於名教豈小哉然而謂之義則止是訓三經而已非所謂經也夫以經造士而以非所謂經者雜試之甚失先帝專用經術之意其不可一也不拘注疏一槩出題乃試詩賦時事引以為比又非先帝所以改科之意其不可二也若謂試題有限當以此救其弊則詩書周禮固各有義矣不知易與禮記何以待之五經同試而事體不均其不可三也學者既見三經義文字繁多必擇用力少者而習焉歳月之間將盡改易與禮記而詩

書周禮有時而為棄物矣其不可四也抑恐自此以後又有建言謂易與禮記可廢而專以有義三經取士者勢亦無以奪之其不可五也國體所係尤當審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只令依舊遵奉先朝條制出題施行浩奏

不得其時因是月十九日命官編纂三經音義附見月末其後出題訖依舊法當是從浩言也